

# 卷三十六



書名 說帖辨例新編四十八卷  
 撰者 清 汪進之 輯  
 卷 卷三十六  
 內容分類 史·政書 法令 刑案  
 索書號 大木·法類·例案-48  
 編號 B38544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3854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法類·例案-4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說帖辨例新編四十八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正六八十月自初一至三十日俱停刑

光四年察哈爾都統溶停刑之月應自何日起至

日止請示查例載止月六月俱停刑內外立決重

犯俱監固俟二月初及七月立秋之後正法其五月

丙寅六月節及立秋在六月內者亦停正法又各省

奏立決人犯部文該督撫按程按日計算如由府

轉行州縣在正六月停刑期內者即將部文密

察使內署仍按程計算行至州縣已非停刑日

專差馳遞該州縣奉到部文即日處決又凡

說帖辨例

卷一五刑

一



子殺祖而父爲容隱棄屍照律擬斬請卽正法

嘉慶二十二年湖南省袁我松于子袁湧照砍傷祖

袁萬鎰時並不在場迨父因傷斃命因子跪求免

報慮恐其子獲罪許爲隱匿並任聽棄屍河內經隣

人報驗將袁我松照子棄父母死屍律擬斬監候具

奏查子毀棄父母死屍卽係病斃屍身照律亦應斬

候至孫毆斃祖父犯父聽從容隱匿報雖例無明文

有犯卽應照子婦毆斃翁姑犯夫匿報例絞決今該

犯忘父之仇袒護逆子隱匿不報復容令棄屍實屬



倫理蔑絕不惟與子婦毆斃翁姑犯夫匿報者有別  
卽較之尋常棄父屍者情罪猶重該撫僅照本律擬  
以斬候尙覺情浮於法似應請  
旨卽行正法以昭炯戒

父以刀戳抱住又戳鬆跑致自誤戳比忤觸例斬

央

嘉慶十八年吉林將軍咨修連昇因子士得久不工  
作責斥其非士得攜帶棉襖欲行修連昇不令攜帶  
嚷罵驅逐士得不卽下坑修連昇持刀向戳該犯閃  
避不及將父抱住嗣見伊父用刀向後扎戳畏懼鬆  
抱逃走修連昇抽手不及自行誤戳殞命一案查修  
士得如果當父持刀向戳之時卽行逃避出外伊父  
自行誤傷致死原可比依子孫違犯教令致父母抱



忿輕生例擬以絞候今該犯既不即時下炕繼復將父攔腰抱住已有觸忤情事該將軍將修士得比照子孫不孝致父母自盡審有觸忤情事以致忿激輕生例擬斬立決比擬尙屬允協應請照覆

被父揪毆圖脫割辮誤傷父腕援案奏請畱祀照留養例枷責并奏定誤傷誤殺援案請減二案

道光元年山東省翟小良幫人修墻得錢買魚欲飲正在破魚被父翟玉堦揪住髮辮毆打該犯情急圖脫用刀割辮不期誤將翟玉堦手腕割傷將翟小良照子毆父母斬律擬斬立決聲明該犯事父素孝傷由誤割並非有心干犯且翟玉堦亦以割傷是出無心傷已平復伊弟兄三人僅此一子具呈懇留一線以承三祧情可矜憫援引白鵬鶴案恭候



欽定具題查嘉慶十八年三月山西省白鵬鶴誤傷親母  
白王氏身死依律問擬凌遲處死具奏奉

旨改爲斬立決當經通行各省遵照此案翟小良誤傷父腕  
例無治罪明文自應卽照子毆父律應如該撫所題  
翟小良應照子毆父者斬律擬斬立決該撫旣稱翟  
小良事父素孝傷由誤劃並翟玉塔弟兄三人僅此  
一子具呈懇留一線以承三祧較之白鵬鶴誤斃母  
命其情猶可矜憫查白鵬鶴誤斃伊母尙蒙

恩施格外則翟小良誤傷伊父並未致斃較之白鵬鶴情更

可矜且犯父弟兄三人俱已年老僅止翟小良一子  
具呈懇留一線以承三祧惟例無明文檢查嘉慶十  
九年浙江省龔奴才誤傷伊父龔加紅二十一年臣  
部審奏樊魁誤傷伊母樊王氏俱照律擬斬立決奉  
旨改斬監候秋審由實改緩犯親呈請留養於上年十月十  
二月先後具奏奉

旨准其留養查翟小良誤傷伊父與龔奴才樊魁情罪相  
同而犯父懇留一線以承三祧則其求綿祖宗嗣續  
之心較之留養僅爲一身者其情更可矜憫如蒙



聖恩准其承祧<sub>臣</sub>部行文該撫將該犯卽照留養之例枷責發落准其存留承祧

道光二年刑部謹

奏爲請定誤殺並誤傷祖父母父母分別辦理章程以昭畫一事查律載子孫毆祖父母父母及妻妾毆夫之祖父母父母審無別情無論傷之輕重卽奏請斬立決嘉慶十八年三月<sub>臣</sub>部核覆山西省白鵬鶴誤傷伊母白王氏身死一案奉

諭旨此案白鵬鶴因向伊嫂白葛氏借取燈油不給出街嚷

罵白葛氏趕出門首理論白鵬鶴拾取土坯向白葛氏擲毆不期伊母白王氏出勸以致誤傷殞命刑部引子毆父母殺者凌遲處死律又引鬪毆誤殺旁人以鬪殺論律比擬問以凌遲處死核其情節白鵬鶴遙擲土坯誤殺其母非其思慮所及與鬪毆誤殺者究屬有間白鵬鶴著改爲斬立決嗣後有案情似此者卽照此問擬餘依議欽此當經<sub>臣</sub>部通行各省欽遵嘉慶二十一年六月<sub>臣</sub>部奏樊魁因母奪刀自行劃傷將樊魁依子毆父母斬律擬斬立決具奏奉



書此案樊魁因伊弟樊沅竊取銅壺爭吵經伊母王氏向樊沅訓斥不服嚷鬧該犯聽聞趕出斥罵順用菜刀嚇砍其母用右手將刀奪去因刀刃向左自行劃傷左肘據伊母供稱樊魁平日孝順其傷由自劃該犯並無忤逆情形樊魁著改爲斬監候餘依議欽此本年三月奉

上諭明山奏審擬誤傷祖母重犯一摺此案隴阿候與余茂勝口角爭毆誤傷祖母阿潮奶身死該撫因例無專條請依孫毆祖父母殺者律凌遲處死倫紀攸關固當加重但誤傷究與毆傷者有間朕準情酌理隴阿候著

改爲斬立決嗣後遇有誤傷祖父母致死之案卽照此問擬餘均著照所擬完結欽此復經臣部通行各省遵照現有山東省翟小良誤傷伊父翟玉堦該撫援引

白鵬鶴誤傷之案聲明請

旨湖北省趙才鼎誤傷伊母張氏廣西省葛莫氏誤傷伊姑葛鄧氏該省未經援引成案祇於本內聲明並非有心忤逆逞兇干犯等語查誤殺罪干凌遲之犯旣得法外從寬援案聲請則誤傷並未致死罪止斬決之犯其情更可矜原亦應援案聲請以昭平允臣等



公同酌議應請嗣後誤傷祖父母父母致死律應凌遲處死者援引白鵬鶴案內欽奉

諭旨及隴阿候案內現奉

諭旨恭候

欽定其誤傷祖父母父母律應斬決者援引樊魁案欽奉

諭旨恭候

欽定至誤殺傷夫之祖父母父母者亦即照此辦理如蒙俞允臣部通行各省一體遵照所有現在山東湖北廣西

題到各案臣部即照此核辦

父母趕毆自跌斃命比違犯母自盡例絞候禮娶之繼母仍依違犯例出言頂撞駁查是否忤逆

七案

嘉慶十四年奉天省姜八年甫十六歲因隨起山向伊父姜雲舟討靴鞞草雲舟尚未答姜八送給三把姜雲舟醉後斥其專擅姜八分辯姜雲舟噴其頂撞即毆兩掌姜八避出門外姜雲舟拔身佩小刀趕出姜八畏懼逃避姜雲舟從後趕截不意醉後被草根絆跌致手持小刀墊壓胷下誤傷左血盆殞命將姜



八比照子孫觸忤干犯致父忿激輕主例擬斬立決  
咨請部示查嘉慶七年陝西省任添幅因餽遲被父  
任世成呵斥任添幅以言頂觸任世成氣忿趕毆失  
跌斃命該省以例無明文請示經本部以任世成趕  
毆跌斃由任添幅違犯教令所致議令將任添幅比  
照子孫違犯教令致父母自盡例擬絞監候具題奉  
旨允准此案情事相同妻八應改照子違犯教令致父抱  
忿自盡例擬絞監候餘如所咨完結

嘉慶十九年湖南省陳自鄜爲父陳汶選取茶汶選

因茶不熟傾潑在地斥罵並用棍向毆陳自鄜畏懼  
跑出房外陳汶選持棍趕毆因地上被茶潑濕滑跌  
倒地磕傷腦後殞命將陳自鄜依子過失殺父例擬  
絞立決具題查陳汶選雖由趕毆其子究係自行跌  
斃與子過失殺父不同該省所擬殊未允協惟該犯  
見父持棍向毆並不俯首就責輒畏懼逃跑致父追  
趕滑跌磕傷斃命實屬違犯教令該司將陳自鄜改  
照子孫違犯教令致父母自盡例擬以絞候核與例  
案相符應請照辦



嘉慶二十一年山西省孟再興平日嗜酒不聽教訓嗣  
賣菜回家其父孟玉垆見其錢少料伊沽酒化費查  
問該犯答以菜多價錢以致賺錢較少並未飲酒浪  
費孟玉垆嗔其不聽教訓氣忿撲毆該犯逃跑孟玉  
垆追趕失跌磕傷殞命將孟再興照子違犯致父輕  
生例擬絞具題查該犯平日僅止不聽教訓尙無觸  
忤情事其父死由失跌並非氣忿輕生惟查歷年似  
此情節俱照違犯教令致父母自盡例辦理至私埋  
不報係其父遺言有屍弟供詞可憑且在該犯亦屬  
輕罪不議該省所擬洵屬允協應請照覆

嘉慶二十二年湖南省唐一雲之父唐添祥續娶鄧  
氏爲妻一雲在地拔草誤扯菜頭鄧氏向其斥罵一  
雲分辯鄧氏拾石向毆該犯畏懼跑避鄧氏趕毆自  
行滑跌殞命將唐一雲比違犯致母自盡例擬絞監  
候具題查鄧氏居喪改嫁雖律應離異而該犯之父  
則實係明媒正娶卽屬繼母自應照例仍按服制定  
擬至子違犯教令致母自行失跌殞命向俱比照違  
犯教令致母自盡之例科斷該省將唐一雲擬以絞



言中辨例 卷三十一  
候洵屬允協應請照覆

道光二年廣西省唐本華雇人燒取石灰肥田因工價無措將灰賣去兩擔向父唐幅禮告知唐幅禮以田內需灰正多因何擅行賣去向斥該犯回稱只賣兩擔餘灰可以敷用唐幅禮斥其強辨順取烟袋立起欲毆因病久頭暈站立不穩側跌倒地致竹壁擦傷顙門越十七日因風殞命將唐本華比照子過失殺父例擬絞立決聲明唐幅禮死係因風情節較輕聽候部議查父母毆子自跌受傷斃命因例無治罪明文向俱比照子孫違犯教令致父母自盡例問擬檢查嘉慶十四年吉林姜雲舟拔佩小刀趕戮其子姜八被草根絆倒致小刀墊壓胷下誤傷左血盆殞命該省將姜八擬以斬決請示經本部以姜雲舟趕毆跌斃係由姜八犯違教令將姜八比照子孫違犯教令致父母自盡例擬絞監候題結十九年湖南省陳汶選令子陳自鄜取茶不熱傾潑在地用棒向毆自滑失跌磕傷腦後殞命該省將陳自鄜比照子過失殺父例擬絞立決具題經本部援照吉林姜八成



案將陳自鄔改依子違教令致父自盡例擬絞監候  
題覆今唐幅禮欲毆子因病久頭暈跌地致傷斃命  
正與成案相符應卽按照定擬若照該省比照子過  
失殺父例擬絞立決係倫紀重案卽未便照死係因  
風聲請議減唐本華應改依子違犯教令致父母自  
盡例擬絞監候

道光五年山東省題郭振世用驢推磨其父郭煌因  
驢未畏不許使用吵罵該犯不服出言頂撞郭煌氣  
忿卽持扁擔向毆郭振世往外逃走郭煌追趕被土  
堆絆跌內損身死將郭振世照子孫過失殺父例擬  
絞立決具題查父母趕毆自跌身死如無忤觸情事  
其子照子孫違犯教令致父母自盡例擬絞監候如  
審有忤觸情事照子孫不孝致父母忿激自盡例問  
擬斬決該省照過失殺定擬核與例案不符應令另  
擬具題到日再行核覆

道光六年湖北省題江泳青之父江玉耀自外醉歸  
令妻曾氏煮飯值曾氏外出無人答應江玉耀生氣  
混罵適該犯外歸見父已醉勸令安息江玉耀忤斥



多管一併喝罵該犯卽言有錢飲酒不如買饘充饑何必在家混罵江玉耀生氣取鋤柄向毆該犯跑避江玉耀隨後追趕失足滑跌被石碰傷左額角越四日殞命查例內不孝致父自盡之案必須分別有無觸忤干犯情節爲斬決絞候之分查江泳青以喫酒不如買饘何必混罵等語似係鄉愚無知偶因解勸出言不知輕重未便遽指爲觸忤干犯案關斬決絞候罪名出入未便率覆應令另行審擬以昭慎重

毆子自跌磕傷比違犯律擬杖後因他事自盡照

過失傷律擬絞二案

嘉慶十年陝西省孫資積之父孫世武續娶樊氏因前夫之子焦玉貧苦無依兼患腿疾欲令收回同住世武不允樊氏因此懷嫌嗣將孫女銀桂子推跌流血被世武斥責爭鬧而息適孫資積回家見銀桂子流血問係樊氏推跌不知伊父已與口角隨言可憐樊氏聽言遷怒用頭向撞自行失跌磕傷眼胞該犯磕頭寢息後樊氏因其夫不與交言飲恨不食孫資



積屢求伊父與樊氏和睦孫世武以該氏性潑欲冷  
淡數日使其改悔嗣樊氏見焦玉在對面山上爬不  
上坡顛蹶可憐懷恨莫釋投繯殞命律例內並無審  
無觸忤違犯其親因事遷怒毆子自行跌傷將其子  
作何治罪明文咨請部示查孫資積既據審明素無  
觸忤而樊氏之死實因孫世武不允顧養焦玉口角  
懷嫌復目繫焦玉貧病無依不能力食憐恨交加遂  
爾輕生與該犯毫無干涉卽樊氏向伊搥頭致傷眼  
胞亦非該犯意料所及核與過失傷情事相同自應  
依過失傷律應令該撫議擬報部再行核覆

嘉慶二十三年河南司審擬慶善之母舒氏因媳楊  
氏素性貪懶有失歡心經氏父六十八將女接回教  
訓並向舒氏理講舒氏生氣遷怒於子隨掌批慶善  
腮脰數下慶善往炕旁遯避舒氏趕毆被地上甄塊  
絆跌致將額顱磕傷一案查過失殺傷律意蓋以傷  
人者雖出於無心而受傷者則非由自取故照過失  
傷定罪若受傷者係因趕毆跌碰所致卽不能以自  
磕之傷科他人過失傷人之罪至過失傷父母亦必



與過失傷人律註相符始准按律擬斷此案慶善當  
母掌批時即行遯避該氏因趕毆被絆撲跌致碰並  
非慶善過失致傷檢查歷來趕毆子孫自跌磕死之  
案均照違犯教令致父母自盡例擬絞是父母因自  
跌磕傷致死者其子既依違犯致父母自盡例不以  
過失殺父母論則父母自跌成傷者亦不應以失傷  
論該司原議科慶善以過失傷母之罪與例未符惟  
該犯不能管教其妻以致伊母遷怒係屬違犯應按  
違犯教令律將慶善擬杖一百鞭責發落

被翁揪毆掙脫致翁跌傷依律仍斬決聲叙可原  
嘉慶十九年湖南省朱化九因斥伊媳呂氏炊飯遲  
慢扭衣欲毆呂氏圖脫後掙致朱化九失跌被地上  
鐵鋤墊傷右臀擦傷左肱肘旋即自行立起經呂氏  
服禮寢息仍復出外行動如常越四日後因在田工  
作中暑醫治無效殞命將朱呂氏依妻毆夫之父者  
斬律擬斬立決具題查子媳之於翁姑名分綦重一  
有干犯罪無寬減之條亦無因其情輕得以夾簽聲  
請之例查朱化九其爲死由於病並非因傷身死已



無疑義惟呂氏被翁扭毆輒圖掙脫以致伊翁失跌受傷固非有心干犯究屬服制攸關應仍依本律問擬將可原情節量爲聲叙

殺非禮聘之繼母確查是否苟合以定凡服毀父神主不得比毀屍例母女不得分嫁父子帶來前夫之女應令另配

道光八年江西省高名槐之父高颺軒娶妻胡氏生有五子長子早故次名楫三名槐四名彬五名權胡氏身故繼娶鄒氏亦故時有戴氏初嫁劉報中再醮吳履和生女瑞秀履和故後戴氏欲帶女再行改嫁高颺軒聞知欲聘其女瑞秀與五子名權爲妻並因戴氏既願三醮若爲老伴藉可服侍終身卽托媒併



說戴氏允從高颺軒隨送瑞秀財禮錢十五千戴氏並無婚書亦無財禮戴氏過門與高颺軒成親瑞秀帶養未婚名槐等均遵父命稱爲繼母嗣颺軒故後名槐弟兄與戴氏分折各爨嗣戴氏養雞走入名槐家喫食名槐趕逐戴氏斥罵將名槐鐵鍋等物打碎並棒高颺軒靈牌跑出欲控名槐情急攜刀趕向嚇阻戴氏兩手奪刀致刀尖劃傷左右手指左手腕戴氏拚命撲毆名槐恨其醜婦恃強復用刀連砍戴氏咽喉並劃傷右腮腴倒地併將靈牌踏毀戴氏逾時殞命該撫以高名槐砍死戴氏若照凡人故殺科斷則鄉愚無知已有繼母之稱若遽依子殺母論問擬凌遲則戴氏究係未成六禮又與殺死正名定分之繼母漫無區別其毀父靈牌應比照棄燬父母屍死律斬候棄燬父母屍骸例有應擬凌遲之條如照例問擬凌遲靈牌究與屍骸不同似覺過重惟發掘墳塚與棄燬靈牌情事相類可否比照發掘父母墳塚見棺槨例問擬斬決例無明文咨部核示查戴氏既有媒妁言明似非苟合惟戴氏母女不得并嫁高



颺軒父子該犯等平日既稱戴氏爲繼母有犯卽應按服制定擬其女瑞秀例應離異另行擇配若謂媒妁係專爲瑞秀說合戴氏係隨其女童養過門因而與高颺軒苟合成婚實非明媒正娶自應依例以凡人論是戴氏之嫁高颺軒是否明媒正娶自應再行質訊明確按例定罪至毀棄父母神主比照毀棄父母死屍律擬斬係比引律條所載只可比引原律不得援引律外加重之例且毀棄父母屍骸問擬凌遲之例係專指發掘父母墳塚毀棄屍骸而言亦與律內毀棄屍骨未經埋葬者不同更不得爲援引致滋牽混應令該撫嚴訊確情按律妥擬到日再議







赶往護兄致失火延燒斃母比過失殺擬絞夾簽  
嘉慶二十五年江蘇省戴邦穩向本佃種徐簡書田  
畝後被辭佃出莊欲自蓋草房居住積有麥稻三堆  
晚間與母妻子媳均在稽堆暫宿是日早晨戴邦穩  
在稽堆旁煮飯適值徐簡書領莊丁往田耕種由其  
兄戴邦池屋旁經過口角爭毆戴邦池被毆倒地邦  
穩望見一時著忙不及撤火卽往幫護不期風起將  
竈內餘火吹入中間稽堆火起延燒其母戴吳氏年  
老不能逃避被燒殞命例無治罪專條應否照過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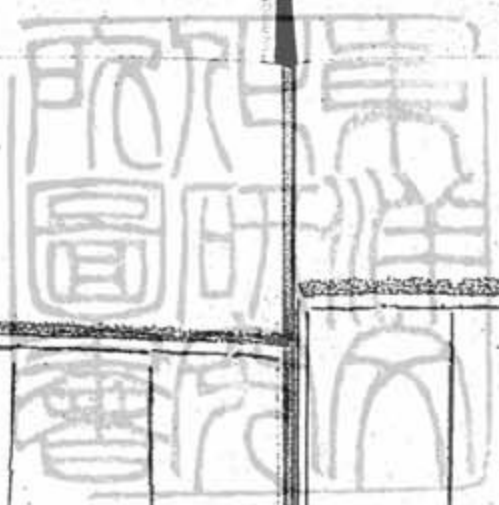
殺擬絞聽候夾簽抑或另行擬辦咨請部示叅觀各  
例失火致死親屬律止擬杖放彈射箭等類致死親  
屬本應重罪而犯時不知亦止擬流惟過失殺父母  
罪應擬絞誠以火爲日用所必須若失火致傷人命  
其咎止於不慎非若無故放彈射箭致斃人命者可  
比而無故放彈射箭致死親屬犯時不知尙得仍依  
凡論則失火致斃親屬自不必論其尊卑名分可知  
惟失火律及放彈射箭過失殺律註內止有親屬並  
未議及父母應行加重明文然父母服制重大難與  
尋常親屬一併兼包如有失火及過失殺等若與犯  
時不知過失殺本律同凡人一律杖流凡爲子孫者  
致祖父母父母遭此慘傷殞命僅止杖流了事豈能  
坦懷無愧乎自應依子孫過失殺律定擬照例夾簽  
聲明庶足以慎刑章而重倫紀惟是案情百變全在  
讞獄者視其所犯情節斟酌引斷方無枉縱查戴邦  
穩見兄被毆不行撤火趕往幫護以致失火將母燒  
斃是該犯不行撤火所致與尋常失火致父母被燒  
身死者迥不相同且其時並非昏夜當猝然火起其



妻與子媳何以不力爲扶救任其燒斃且既能望見其兄被人毆倒則距草堆不遠可知豈草堆火起轉不能望見若使卽行趕回力救伊母或尙不致燒斃乃不趕回撲救祇幫護毆打竟置老母于不顧均出情理之外案情疑竇多端難保無另有別情自應另行該撫遴員研究確情按照律例定擬到日另行核覆

殺畱產逐繼之嗣母叅譚各律應同凡論 一案

道光十年山東省王敏搭死王張氏一案江西省葛顯達致死葛丁氏一案查妻妾改嫁被出及義子過房後歸宗於舅姑義父母有犯俱有專條而嗣子被嗣父母逐令歸宗後於嗣父母有犯並無治罪明文檢查歷年亦無辦過似此成案伏思爲人後者於其本生父母服雖降而罪不降重所生也本宗爲人後者之子孫於本生親屬有犯俱照所後服制定擬服旣降而罪亦降無二統也至嗣子被嗣父母奪其財





言明親傳 卷二十六  
產妻室逐令歸宗已屬義絕以妻妾被出及奴婢被  
賣義子被奪財產妻室俱屬義絕各以凡論之律例  
比擬叅觀則義絕之親自不能仍律以天倫之重是  
嗣子被逐歸宗於嗣父母有犯應仍以本宗有服無  
服爲斷揆之情法較爲平允此二案王敏葛顯達俱  
因被嗣母逐令歸宗後將嗣母毆死一係原未分有  
財產一係被嗣母將財產妻子拘留俱屬義絕該二  
省因該犯等本係同宗無服俱依凡論似屬允協均  
可照覆

義父趕毆自跌磕斃比雇工例減流

嘉慶十八年陝西省楊胡存係孫明德自幼抱養義  
子配有妻室嗣孫明德生有一子將地六畝分給楊  
胡存令其帶同妻子歸宗後楊胡存因所分地畝被  
原業主贖回復向孫明德懇求再給地數畝孫明德  
不允楊胡存出言頂撞孫明德生氣用棍向毆楊胡  
存畏懼跑逃孫明德追趕出門因雨後路滑失跌殞  
命將楊胡存依雇工毆家長致死律量減擬流具題  
查孫明德分給田畝令其帶同妻子歸宗并無義絕



之狀有犯例應以雇工人論惟該犯僅止用言頂撞並無爭鬪別情孫明德趕毆自跌致斃實非該犯意料所及不便科以毆死之罪惟趕毆失跌究由頂撞所致又與過失殺之例不符該省比毆死家長斬決律上量減一等擬流原情定讞尙屬允協應請照覆

姑勒死犯姦之媳應比聞姦例問徒前誤比毆殺律擬杖似可原情輕減

乾隆五十一年河南省黨彭氏因子媳王氏犯姦傷伊顏面事後起意勒死一案係屬聞姦致死按照本夫聞姦殺死姦婦本例罪應滿徒卽照非理毆殺子婦律亦應滿徒前照該撫將彭氏比照毆殺子孫律擬杖似屬錯誤第彭氏致死犯姦子婦由於義忿與致死尋常違犯教令子孫不同原情輕減尙屬可行且婦女犯徒亦得收贖應請毋庸另議



致死縱姦之孫并孫媳改依非理毆殺律幫同老

父叔改作餘人

乾隆五十六年河南省王王氏之孫王倉縱妻小王  
氏與孫二鐵尺通姦該氏以其敗壞家聲令子王二  
樹等將王倉小王氏一同勒死一案查王王氏殺死  
縱姦有罪之孫應依非理毆殺律罪止滿杖其殺死  
犯姦孫媳按非理毆子孫之婦至死律罪應滿徒至  
加功之王二樹係王倉本生父王四係王倉期親服  
叔王重保係王倉總麻服叔均聽從尊長致死犯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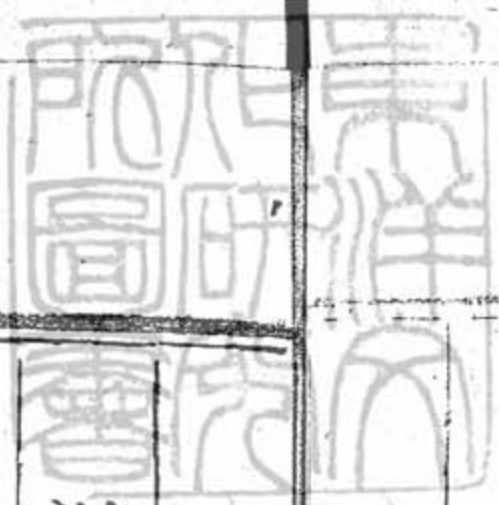




卑幼應比照殺姦案內聽從加功之親屬悉照共毆  
餘人例擬杖今該撫將王王氏依故殺無罪子孫之  
婦例擬流王二樹等各按服制擬以流徒是以義忿  
殺姦之尊屬竟與尋常謀故殺卑幼者一律同科於  
倫常風化均有關碍似應酌改

令子殺犯姦之女改為免議子作餘人姦夫擬軍

道光六年山東省孔傳禮之女與周廣通姦同逃經  
子孔繼昌找獲因醜隱忍嗣孔氏復因夫貧逃出央  
人找主改嫁孔傳禮聞知因女淫蕩氣忿逼令其子  
孔繼昌將孔氏砍斃將周廣依和誘知情為首例擬  
軍孔傳禮依殺死罪不致死之卑幼減等擬杖孔繼  
昌依下手之尊長依餘人律擬杖咨部查毆殺子女  
滿杖之律係指非理毆殺而言因玷辱祖宗殺死罪  
不致死之卑幼減等之例係指期功尊長殺死卑幼





而言若死係淫亂之女則其罪重於違犯教令其被  
父母毆斃自不得謂之非理亦非期功以下尊長殺  
死玷辱祖宗之卑幼可比檢查嘉慶二十五年河南  
省劉玉林勒死犯姦之女劉氏趙中元勒死犯姦之  
女棒姐二案聲明因女無恥忿激致死應請免議均  
經本部核覆此案該省將周廣擬軍孔繼昌擬杖均  
屬照例辦理惟孔傳禮因女淫蕩逼令伊子將女殺  
死與父母非禮毆殺子女者不同該省將孔傳禮依  
例減等擬杖係屬錯誤應請更正免議

致死犯竊之子應依違犯非理毆死律擬杖不得

勿論一案

乾隆五十一年山西司審擬田大毆死犯竊之子一  
案詳參律例蓋祖父母父母毆故殺子孫及子孫之  
婦惟捉姦而殺係出于義忿與殺死別項違犯之子  
孫不同因本夫殺死姦婦另有輕重明文故應依殺  
姦本律例分別議擬其餘總以子孫有違犯則依非  
理毆殺擬杖無違犯則依故殺擬徒是以律內于故  
殺之下註明無違犯教令之罪為故殺以示明顯而



不致援引失誤也今田大因子犯竊累伊受辱忿恨致死是其子已有違犯之罪田大按律止應依非理毆殺子孫擬杖該司以故殺擬徒與律不符似應改照子孫違犯教令而父母非理毆殺律杖一百

乾隆五十四年直隸省張勇因子二小子偷竊楊金地內蔓青索賠張勇以子時常在外竊物屢訓不悛將子用麻繩勒斃將張勇依律勿論咨部查二小子係違犯教令與毆罵父母不同其父將其勒斃實屬非理毆殺亦非依法決罰邂逅致死者可比該督將

張勇予以勿論與律不符直隸司改依子孫違犯教令父母非理毆殺律擬杖似屬允當奉

批該督所引係子孫有罪毆殺勿論之條今以違犯教令改爲滿杖是畧其有罪之議專用違犯之律如作賊不算有罪則罪指何項律例有無註明仍再細查遵查箋釋謂毆罵祖父母父母子孫先有應死之罪故勿論是有罪二字係專指毆罵祖父母父母而言其餘有犯律內既無指實皆包於違犯教令之內至父母毆殺子孫律註專以無違犯之罪爲故殺則



凡有違犯教令之罪者即故殺亦照非理毆殺律止  
滿杖但不得與依法決罰邂逅致死者同予勿論耳  
此案二小子年甫十一歲屢次行竊雖不得爲無罪  
但在事主則爲罪人在父母仍屬違犯並非犯毆罵  
父母應死之罪若張勇將其依法決罰邂逅致死自  
應照律勿論今用繩勒斃實屬非理毆殺該督刪去  
毆罵父母正文摘用註內有罪二字將張勇予以勿  
論殊與律義未符直隸司改依子孫違犯教令父母  
非理毆殺律擬以滿杖詳譯律意似屬允協

活埋罵親之子罪已應死改予勿論幫同之弟按  
律定罪夾簽

道光六年吉林將軍咨王起之長子王潮棟因恨弟  
王潮相不肯擔措錢文持刀赴砍王起聞知拉回縛  
其兩手訓斥因王潮棟回罵氣忿莫遏將王潮棟活  
埋身死將王起擬杖咨部查箋釋謂毆罵祖父母父  
子孫先有應死之罪故勿論至父故殺子雖律應  
擬徒而註內專以無違犯教令之罪爲故殺則凡有  
違犯教令之罪者雖故殺亦止應照非理毆殺律科



以滿杖若毆死詈罵父母之子自未便較毆死違犯  
教令之子轉爲加重此案雖係故殺惟王潮棟詈罵  
伊父罪犯應死之人與故殺並未違犯之子不同亦  
與非理毆殺違犯之子有間該將軍將王起照例擬  
杖殊未平允應請改予勿論以符律意至王潮相迫  
於父命幫同活埋胞兄應俟獲案審明如果屬實再  
行按律定擬酌量夾簽聲明所有該將軍預爲聲叙  
之處應毋庸議

因子違犯勒死譯律註不作故殺改照非理毆死  
道光十年山西省陳十子令子存根同至地內和龔  
存根託故不往因被訓罵勉同至地仍不工作怒形  
於色陳十子囔罵存根哭泣不動陳十子忿極頰心  
殺機用帶將其勒斃依故殺子律擬徒咨部詳譯律  
內橫加毆打非理毆殺八字已兼有心致死而言因  
其子孫違犯故止杖一百故殺條下註明無違犯教  
令之罪爲故殺可見違犯教令之子孫卽有心致死  
亦不能科以故殺擬徒之罪蓋祖父子孫倫紀至重



非比凡人以有心無心致死爲毆故之分律意詳明不容牽混查陳十子雖係有心致死惟陳右根不聽教令實屬違犯未便科以故殺之條該撫因係有心勒斃照故殺子律擬徒殊屬錯誤應卽更正陳十子應改依子違犯教令而父非理毆殺者杖一百律杖一百折責發落餘如所咨完結

繼母故殺繼子與養媳從重比絕嗣例擬絞

乾隆五十四年四川省羅范氏因繼子三娃與養媳引姑在外頑吵被夫羅綱林斥其不肖辱罵欲毆該氏氣忿赴河投水被三娃引姑拉住啼哭該氏卽遷怒于三娃引姑一併拴縛拉踢落河溺斃一案查律載故殺子孫之婦及乞養子孫者杖一百流二千里又例載伊子本無違犯教令而繼母非理故殺者其夫現在並無子嗣照律擬絞監候此案羅范氏雖與故殺伊夫親子者有間但逞兇故殺幼孩二命情殊



殘忍律例內並無故殺承繼子婦二命作何治罪專  
條自應比例定擬今該督比照繼母故殺前妻之子  
其夫現在並無子嗣例擬絞監候係屬從重辦理似  
難改駁惟原疏未將故殺子婦本罪點出是以該司  
於稿內補點輕罪不議亦係醒出該省從重之意

繼母致死嫡子致絕嗣依例擬絞前妻之女違犯  
責死依非理毆死律加徒二案

乾隆五十三年四川省孔張氏推溺夫前妻之子照例  
擬絞具題查例載繼母毆故殺前妻之子審係平日  
撫如已出而其子不孝經官訊驗有據卽照父母毆  
故殺子孫律分別擬以杖徒不必援照加等之律如  
伊子本無違犯教令而繼母非理毆故殺者除其夫  
現有子嗣仍依律加等定擬外若現在並無子嗣卽  
照律擬絞監候此係乾隆十四年因廣東南海縣民



劉德滿繼妻關氏搭死前妻之子劉應周致夫絕嗣  
擬絞秋審擬入緩決援引舊案查明伊夫續娶有子  
聲明應否減等奏請欽奉

上諭繼母將前妻之子無罪致死令其夫絕嗣擬絞但當  
論其有無子嗣不必計其後次之續娶另生欽此經大  
學士九卿兩次議奏纂定之例此案孔思金前妻之  
子孔文元素性疲懶係孔思金自行撫養是繼妻孔  
張氏未能撫如已出迨其跟隨赴河挑水將桶拉住  
戲耍令其放手不允該氏氣忿推跌落河溺斃查係  
九齡幼孩其拉桶戲耍不得以違犯教令論該氏臨  
河推溺雖供非有心故殺究屬非理毆死孔思金現  
在並無子嗣該督將孔張氏依例擬以絞候核與定  
例原奏相符似可照覆

嘉慶十七年山西省曹米氏夫故憑媒改嫁曹黃佐  
為妻前妻遺有十四歲之女英女則本性懶饒屢訓  
不悛是日在外頑耍晚歸將其毆責令做飯不理出  
言頂撞米氏隨用木棒槌毆傷身死將曹米氏依子  
孫違犯教令父母非理毆殺繼母加一等例擬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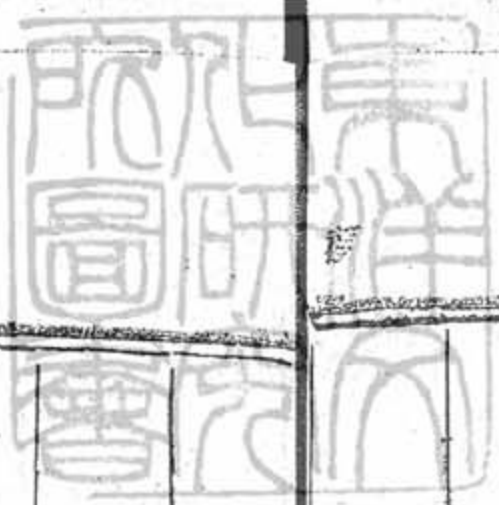


十徒一年收贖咨部查米氏夫亡改嫁訊有主婚媒人並非違例其與英女則名分確鑿係前妻之女並非子嗣是不必論其是否絕嗣因不服教訓並不依法責打轍逞忿毆致斃該省依非理毆死律依例加一等擬徒情罪相符應請照覆

嫁母故殺前子仍以殺子論

乾隆五十五年河南司審辦王韓氏故殺前夫之子喜兒一稿查律載故殺子者杖六十徒一年嫡繼慈養母殺者各加一等輯註云親母父死改嫁雖義絕於父但所出之恩其子不得而絕也仍同母論此案該氏雖經改嫁而喜兒究係該氏親生與嫡繼慈養母律應加等者不同該司議將王韓氏仍照親母故殺子律定擬杖徒詳加叅核正與輯註仍同母論之義昭合應請照辦





姦夫殺已子依故殺婦殺親子擬絞永禁二命者  
斬候殺嫡子毋庸查嗣擬斬入實姦夫買砒及  
遣子幫助駁照謀殺幼孩加功 五案

嘉慶十五年湖北省咨吳大文與查傳貴之妻楊氏  
通姦本夫利資縱容大文次子吳延華不服在外傳  
播致地主戴趙斌聞知令吳大文退佃搬遷吳大文  
帶同子媳並查傳貴夫婦遷至竹山租屋居住吳延  
華仍時與查傳貴爭吵查傳貴欲同楊氏搬走吳大  
文慮恐不能續姦起意將吳延華致死長隨查傳貴



夫婦同居隨商同查傳貫將吳延華誘至僻處吳大文潛取小刀乘其不備從身後揪住髮辮連戳其項頸左右耳根並狠割其咽喉登時殞命一案查吳大文因戀姦將子謀死固屬殘忍惟死係子命該省將吳大文依父母故殺子律擬徒與律相符查傳貫既據訊明僅止同謀並未加功該撫依謀殺人從而不加功擬流亦屬允協均可照覆

嘉慶十八年浙江省題朱閔氏與湯元濬通姦其子朱吉成並不知情後湯元濬將女嫁與朱吉成爲妻

閔氏復與湯元濬行姦被朱吉成撞見時相吵鬧並言必將元濬殺死閔氏慮有後患起意將子致死潛與湯元濬商囑幫助湯元濬自揣年老力衰令子相幫兩子不允復告以將必害已且閔氏致死親子有事惟伊一人承當兩子勉允遂約期遣湯阿二湯阿四至朱家幫同將朱吉成捆勒立斃私埋一案查朱閔氏因姦商同姦夫將親子致死應如該撫所題朱閔氏合依因姦起意將子女致死滅口如係親母擬絞監候不論現在有無子嗣入於緩決永遠監禁湯



阿四幫同謀殺因係迫於父命惟既已加功合依謀殺人從而加功律擬絞監候該撫疏稱湯元澹係朱吉成妻父既姦其母復害其命恩義已絕應同凡論雖勒死時該犯並未在場惟朱閔氏向其商謀當卽應允又令兩子幫同下手既非脅從亦無悔念若照從者不行減行而不加功一等擬徒殊覺輕縱將湯元澹照從而不加功律流三千里查謀殺人從者不行及行而不加功之犯因其臨時畏懼不行或在場並未動手故分別擬以徒流今湯元澹係自揣年老力衰轉令兩子相幫因兩子不允復以朱吉成意圖害已之言逼脅是該犯令子代往卽與身自在場助力無異且以妻父因姦致斃殞命復陷二子於死罪較之尋常謀殺從而加功者情尤慘忍該撫因其並未在場依從而不加功律擬流名爲從嚴實屬輕縱湯元澹應改依謀殺人從而加功律擬絞監候鄰人朱兆發朱兆貴並不報官相驗輒聽從將屍殮埋應照地界內有死人里鄰不報官司而輒埋藏律杖八十地保宋元佐失於查察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朱



湯氏患病歸寧就醫並不知情迨後聞信回家被朱  
閔氏嚇禁聲張非知情隱匿可比應免置議

嘉慶二十一年山東省張作文與張劉氏通姦被年  
甫九歲之繼子小花建及乞養女王張氏撞破該氏  
起意將子女毒死滅口潛與姦夫商允購買信毒交  
與張劉氏放入粥內給子女分食各毒發身死該省  
將張作文依謀殺不加功例擬流係屬錯誤該司改  
照謀殺十歲以下幼孩從而加功例擬絞立決核與  
通行及成案均屬相符應請照改至因姦敗露毒斃  
子女之張劉氏擬以斬候情罪允協似可照覆

嘉慶二十二年山東省高潘氏與夫無服族弟通姦  
被夫前妻之九歲幼子高小瀧撞破該氏用繩將高  
小瀧勒斃嗣因夫兄高溫夫婦言欲送官該氏忿恨  
遂將高溫七歲幼女小春如勒斃將高潘氏擬斬監  
候具題查該氏謀殺夫之期親姪女並無圖占財產  
官職情事按律止應絞候其因姦謀殺夫前妻之子  
滅口例應斬候該省將高潘氏從其重者論罪與例  
相符原題未經聲明是否絕嗣係屬罣漏該司行令



查明分別定擬亦係按例辦理惟查該氏挾恨謀殺夫之七歲幼姪女秋審已應入於情實復因姦謀殺夫前妻幼子滅口兇慘已極若照繼母致死子女一命向未絕嗣仍入於緩決永遠監禁未爲平允似應隨本聲明無論伊夫是否絕嗣入於下午秋審情實以儆淫惡

嘉慶二十三年陝西省題鄧八月生與無服嫂馬氏通姦情密被氏子鄧丁娃窺破力勸其母拒絕該犯續舊不遂起意將鄧丁娃謀斃一案情節固屬淫兇惟律例內並無加重治罪明文且查定例姦夫商同姦婦謀殺氏子滅口姦夫仍分別是否造意加功照謀殺本律科罪今該省將鄧八月生仍照謀殺造意律擬斬監候似尙允協應請照覆



聽從姦夫毒毆死媳依凡謀殺加功姦夫斬候

嘉慶十九年陝西省哈邦亭與馬氏通姦被氏媳丁氏窺破主使將媳毒毆致斃依謀殺律分擬斬絞監候具題查哈邦亭始則主令馬氏將丁氏毆死繼復送給毛繩皮鞭囑令及早動手是該犯商同姦婦致死其媳謀情業已顯著至馬氏將門頂住剝去丁氏衣服拴掛梁上用皮鞭疊毆其身數十下因丁氏哭跳致袴腿落該氏復用皮鞭疊毆其腰腿數十下當院鄰水氏推門不開在外喊勸乃該氏並不歇手若





非有心欲殺下手不應如此狠毒且水氏情急用石將門砸開進房奪去皮鞭後該氏又復拳毆丁氏兩眼胞又擰其兩腿是馬氏始終必欲將丁氏致死總因哈邦亭一言所致馬氏被姦無恥聽從姦夫將媳毒毆致斃實屬義絕情慘無復倫理可言應以凡論該省將哈邦亭依謀殺人造意律擬斬監候馬氏從而加功律擬絞監候與律相符應請照覆

露姦殺媳非抑同淫爭毆死者比非理毆死加流實發謀勒死者按親繼姑分定斬絞永禁 三案

乾隆五十七年安徽省老焦劉氏與焦菊弟通姦被媳小劉氏窺見道破與之爭吵用撥火鐵叉戳傷小劉氏胸膛殞命將老劉氏依非理毆子孫之婦致死滿徒律上加一等擬流二千里實發不准收贖咨部查上年八月本部議奏親母因姦故殺子女俱擬絞候奏准通行是殺死子女及媳例應抵命者係專指因姦碍眼謀故致死而言若因其窺破姦情兩相爭





開邂逅致死審無謀故別情自不便概擬重辟此案老劉氏因夫焦更生在一旁查問恐小劉氏說明姦情用叉嚇打冀其禁聲小劉氏兩手接任叉頭互相拉奪致被老劉氏抵戳斃命衅雖起於因姦而嚇禁聲張奪叉一傷致斃情非故殺既據該撫加流實發已屬從重辦理似可照覆

嘉慶二十一年四川省李陳氏與張世貴通姦被養媳宋氏窺破隨將宋氏勒死將李陳氏比照繼母因姦致死子女例擬斬監候具題檢查十二年該省許

氏與伍泳元通姦經媳張氏撞見將伍泳元毆罵許氏向斥不服用火針連烙張氏右腮暎倒地復踏傷其肚腹取剪劃傷其陰戶張氏喊稱偏護姦夫定行向人告訴許氏慮其說破起意致死滅口將張氏擗住搭死聲明並無抑媳同陷邪淫不從致死將許氏比照繼母因姦致死子女例定擬斬候此案亦非抑媳同陷邪淫亦無與姦夫商謀致死滅口情事自未便援引平人誅殺之律問擬是應照覆

嘉慶二十三年河南省孫氏與孟吉祥通姦被媳劉



氏窺破斥罵禁止起意商同姦夫將劉氏毒斃并誤  
毒孫媳賈氏未死將孟吉祥除通姦及誤毒賈氏未  
死輕罪不議外依凡人謀殺造意律擬斬監候孫氏  
照平人謀殺加功律擬絞監候具題詳譯例意必係  
扣媳同陷邪淫者方以平人論若僅只滅口固不應  
竟依故殺子媳科罪亦未便與扣媳同陷邪淫定擬  
檢查十二年二十一年四川省許氏陳氏二案均係  
因姦謀殺子媳滅口並無扣媳同陷邪淫比照繼母  
因姦致死子女例擬以斬候入於緩決永遠監禁此  
案既據訊無扣令同陷邪淫孫氏係劉氏繼姑自應  
照本例定擬姦夫孟吉祥應如所題合依謀殺人造  
意者斬監候律擬斬監候孫氏應改照因姦將子女  
致死滅口無論是否起意若係繼母斬監候律擬斬  
監候入於緩決永遠監禁



被翁逼成姦後悔拒因翁令人捉其夫捏首忤逆  
致被人毆死復欲續姦乃將翁謀死奏減斬決  
道光二年軍機處交出貴州巡撫奏姜袁氏被翁姜  
起順逼脅成姦後又續姦一次嗣在房說笑被夫姜  
三妹撞見將氏毆打該氏卽悔過拒絕遇姜起順在  
家邈避不敢見面起順因子碍眼起意將三妹捏首  
忤逆令楊小五等往挈送官致將姜三妹毆死捏係  
被不識姓名人毆死報驗詳緝迨姜袁氏盤出實情  
氣忿將翁起順謀死將姜袁氏照律擬以凌遲處死



另片奏稱妾起順因與子媳通姦將子致死淫惡異常後向該氏續姦不允該氏詢悉伊夫身死情由忿激將妾起順謀死若照逆倫之案將該氏立予凌遲核與謀殺無故尊長者無所區別候

旨遵辦奉

旨查前似此成案向係如何辦理一併俱奏欽此臣等查核並無辦過與此情節相同之案惟嘉慶十七年六月伊犁將軍奏邢傑強姦子婦邢吳氏未成被邢吳氏咬落唇皮將邢吳氏照律擬斬立決奉

諭邢吳氏免其治罪經臣部奏明嗣後子婦拒姦毆傷伊翁之案如實係情急事危倉猝悍拒仍依律定擬法司將應否免議之處奏請

定奪又十八年三月山東撫題張張氏先與崔南通姦已經悔過拒絕後被伊翁張保成調姦該氏將張保成舌尖咬落將張張氏照律擬以斬決聲明並非有心干犯奉

諭旨九卿定議具奏經九卿議奏張張氏係先經犯姦與邢吳氏之素係貞婦不同未便遽請免罪若由斬決改



言中奔命  
卷三十一  
爲監候是致傷蔑倫傷化之翁而使之久禁囹圄亦  
不足以示平允請將張張氏於斬罪上減等擬流援  
赦減徒照例收贖奉

旨張張氏從寬免死照例累減發落欽此此案姜袁氏因姦  
致夫被毆身死比照子孫因姦致祖父母父母被殺  
罪應絞決其與翁通姦例應斬決至謀殺翁身死則  
罪應凌遲該氏與翁通姦在先較之伊犁邢吳氏之  
本係貞婦山東張張氏先與別人通姦不同其將翁  
謀死又與僅將翁咬傷者亦異現在查無似此成案  
案關倫紀臣部爲執法衙門應將姜袁氏仍照謀殺  
夫之父母已殺者凌遲處死惟此等瀆倫傷化行同  
禽獸之翁若將該犯婦擬以寸磔誠如該撫所奏與  
無故謀殺尊長者無所區別查張張氏係先經犯姦  
咬傷圖姦之翁既得由斬減流則姜袁氏先既爲翁  
逼脅成姦後因夫被殺謀死復圖續姦之翁可否卽  
由凌遲量減爲斬決恭候

欽定



被翁圖姦拒傷仍依例擬斬立決授案聲請貞婦  
奉 旨免罪曾犯姦者議奏減流不得收贖

比凡例勿論三案

嘉慶十四年刑部等衙門爲遵

旨詳議具奏事據河南巡撫奏張趙氏因被伊翁張萬言  
按壓在牀將袴撕破強欲行姦該氏情急恐被污辱  
順取鐵錐拒扎冀其釋手致傷張萬言右臂旋回母  
家向伊父趙世占哭訴趙世占氣忿喚同趙學周等  
前往理論致張萬言被趙學周毆傷生死將張趙氏





依妻毆夫之父斬律擬斬立決趙世占僅止掀按有屍妻目擊應照餘人律杖一百張萬言強姦子婦未成例應擬軍業已被毆身死毋庸置議在逃之趙學周等嚴緝務獲照例辦理另片具奏毆傷尊長斬決之條原以倫紀攸關不容無故干犯今張萬言至于強姦孀媳已不成爲尊長倫理斷絕實屬淫惡罪人該氏輒被行強勢在危急若少緩須臾必遭污辱于倉猝中取錐扎刺冀其負痛釋手意祇在于拒姦全節並非實有致傷夫父之心核其情節實可矜憫第

此等案情本屬理之所無是以律例未有明條豫省亦無辨過成案不得不按律問擬可否

勅下法司詳細查考例案酌擬例條恭候

欽定頒行嗣後法司衙門即可循照辦理亦未使非弼教之一端等語臣等查有關倫祀之案無論死者情罪曲直其干犯之卑幼俱照律擬罪若核其情節實可矜憫或照例夾簽聲明或將可原情節隨案聲叙可否量予末減之處伏候

聖裁歷來遵辦此案張萬言強姦子婦固屬蔑倫該氏用



錐拒扎亦非有心致傷惟倫紀攸關自應仍按本律定擬應如該撫所奏張趙氏擬斬立決至卑幼殺傷尊長罪干應死情輕之案照律擬罪夾簽聲請期功服制例有專條至于子孫之於祖父母父母與子孫之妻於夫之祖父母父母名分綦重一經毆傷卽屬逆倫例無夾簽聲請明文誠以多設寬減之條卽啟規避之路若因死者係蔑倫之犯遽行原情量減載之條復庭幃曖昧情僞百口設遇狡詐之徒有心悖逆委罪於死者蔑倫飾詞脫卸不可不防其漸此等案件本不多見有犯自應仍按毆傷本律以核有情節實可矜憫者亦止應隨案聲明請旨若竟議立專條恐非整飭倫常嚴防流弊之道所有奏請酌議例條之處應毋庸議此案張趙氏情節實可矜憫可否量予末減改爲擬斬監候之處恭候

欽定嘉慶十四年七月初九日奉

旨此案張趙氏因被伊翁張萬言強欲行姦該氏情急順取鐵錐拒扎冀其釋手致傷張萬言右臂旋回母家向伊父趙世占哭訴趙世占氣忿喚同趙學周等前往理



倫致張萬言被趙學周毆傷身死核其情節張萬言強  
姦子媳本係蔑倫重犯張趙氏恐被污壞其名節用錐  
拒扎並非有心致傷而張萬言之死實由於趙學周毆  
傷致斃與該氏毫無干涉張趙氏著改斬監候餘依議  
欽此

嘉慶十八年山東省題張張氏被翁調姦將翁舌火  
咬落一案查上年伊犁將軍奏刑係強姦子婦刑吳  
氏未成被氏咬落唇皮將刑吳氏照律擬斬立決奉  
上諭刑吳氏應免其治罪欽此旋經本部奏明嗣後子婦  
拒姦毆傷伊翁之案實係情急勢危倉猝悍拒伊翁  
到案供認不諱仍依本律定擬法司核覆時將應否  
免罪釋放之處恭錄

諭旨奏請

定奪此案張張氏先與崔南東通姦後經拒絕伊翁張保  
成因該氏素本不端起意調姦摟住該氏項脖親嘴  
該氏情急咬傷舌火據該撫將該氏照律擬斬立決  
聲明並非有心干犯經本部照擬核覆恭錄上年

諭旨奏請奉



旨九卿定議具奏欽此查張張氏究屬先曾犯姦之婦與邢吳氏素係貞婦者不同未便遽請免罪若由斬決改爲監候是以致傷蔑倫傷化之翁而乃使之久羈囹圄亦不足以示平允自應於斬罪上量減一等擬杖一百流三千里係犯姦之婦杖決流贖庶與貞婦拒姦者有別而情法兩得其平

道光八年河南省霍岳氏因翁霍登鰲於黃昏時乘伊在房和衣睡熟拉袴圖姦該氏驚醒黑暗中不辨何人當向喝問霍登鰲慮恐聲張卽用手按住其口該氏情急咬其手指霍登鰲喊痛該氏聽係伊翁聲音鬆口坐起霍登鰲又將該氏按倒撕袴強欲行姦該氏掙拒喊救霍登鰲當卽逃逸未被姦污將霍登鰲鰲依例擬軍霍岳氏因黑暗中不知係翁圖姦咬傷實屬犯時不知應依凡論照本婦毆傷圖姦強姦未成罪人例勿論咨部查該氏雖係犯時不知但伴夫之父母倫紀攸關未便徑依凡人予以勿論自應仍照毆夫之父母本律問擬援案奏請該撫將該氏予以勿論係屬錯誤應令另行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



議

奏定被翁強姦拒殺援案奏請新例

道光十年安撫奏凡子婦拒姦毆死親翁之案仍照毆夫之父母本律定擬刑部核覆時援引林謝氏成案奏請改爲斬監候如蒙

恩允卽入於秋審情實一次後改爲緩決緩決一次後准其減等收贖離異歸宗奏請定例查子媳因被強姦拒傷伊翁奏請釋放之例係嘉慶十七年恭奉

諭

旨纂定而拒姦毆死伊翁同無奏請之例查道光三年七月直隸省張安因父張起坤強姦伊妻張氏已成同



妻將張起坤毆傷身死將張張氏依律凌遲處死聲  
明張起坤瀆倫傷化該氏忿激致斃與無故逞兇干  
犯者不同請將張張氏量減為斬監候奏奉

諭旨張張氏著照刑部所議改為斬監候欽此四年五月  
四川省薛傅氏被翁薛桂蘭強姦用斧將薛桂蘭拒  
砍身死將該氏依律凌遲處死聲明因翁淫亂蔑倫  
該氏忿激悍拒與無故逞兇干犯者不同奏請量減  
奉

旨改為斬監候七年七月黑龍江伊爾根覺羅氏因翁扎  
倫保晝夜圖姦將扎倫保拒斃身死依律凌遲處死  
援引張張氏薛傅氏二案奏奉

諭旨伊爾根覺羅氏著即照成案改為斬監候欽此本年  
四月陝西省林謝氏被翁林桐亭強姦不從將其莖  
物割落因傷身死將該氏依律凌遲處死援引張張  
氏薛傅氏伊爾根覺羅氏三案奏請奉

旨林謝氏著改為斬監候欽此今該撫請定例文係為曲  
體人情矜全貞婦起見應請嗣後子婦拒姦毆斃伊  
翁如果實係猝遭強暴情急勢危倉卒悍拒確有証



據毫無疑義者仍照毆夫之父母本律定擬刑部核覆時援引林謝氏成案將可否改爲斬候之處奏請定奪若係有心干犯事後裝點捏飾並無確切証據或設計誘陷伊翁因而致死及事後毆斃並非倉猝悍拒致死者仍照本律定擬不得濫引此例如蒙俞允臣部現值開館之時卽纂入例冊永遠遵行仍先通行各督撫一體遵辦再該撫奏請情實改緩減等收贖之處查服制案內由凌遲斬決立決改爲監候人犯秋審向俱列入服制情實如蒙

恩免勾應俟情實三次後方准會同大學士奏改緩決緩決三次後奉有

恩旨方准減等卽期服以下卑幼毆故殺淫惡蔑倫罪犯應死尊長尙皆如此辦理况婦之於翁倫紀攸關豈得較期親以下尊長轉輕至服制情實人犯有奉旨免勾永遠監禁者亦係出自

聖裁非<sub>且</sub>下所敢預擬該撫援引該省鄧春孫救護毆斃其父奉

旨永遠監禁成案亦與此等拒姦毆斃其翁之案情節迥



異態毋庸議

圖姦子媿未成逃逸旬日潛回因媿頂撞毆死不  
得遽爲義絕同凡論應依調姦未成例由流酌  
加駁訊毆時確情定擬

道光元年四川省劉騰位向子媿賈氏調姦不從喊  
叫劉騰位跑出氏母賈范氏鄰居聞喊同姪賈維然  
踵至詢悉情由將劉騰位理斥欲行送官劉騰位畏  
懼跑走越六日潛回令賈氏煮飯賈氏答以無倫常  
之人不應多管劉騰位喝罵賈氏頂嘴劉騰位生氣  
用鋤背毆傷賈氏腦後因賈氏拉住衣服喊叫復連



毆其偏右而逸賈氏越七日殞命聲明劉騰位調姦子媳恩義已絕應同凡論惟賈氏之被毆雖起於前日之拒姦而毆傷致死實肇端於是日之頂撞且圖姦非強姦可比又事隔六日未便照強姦未成毆傷本婦越數日身死一例問擬將劉騰位依鬪毆殺人律擬絞監候具題檢查嘉慶二十年浙江省吳華三調姦子媳汪氏未成自認糊塗向氏母服禮寢息嗣汪氏欲該犯分居並向頂撞氏叔汪樂亭復提前事向伊辱詈該犯懷恨遷怒將汪氏謀殺斃命該省

以吳華三先旣調姦子婦後復慘殺情節兇殘比照姑謀殺子婦伊媳僅止出言頂撞輒蓄意謀殺情節兇殘顯著例發伊犁爲奴經本部咨結查調姦子媳越日復行毆打斃命之案全以毆打之時是否因圖姦不遂爲斷今劉騰位如果因圖姦不遂當日將賈氏毆傷致死則翁媳恩義已絕應同凡論例無調姦未成殺死本婦作何治罪明文應卽比照強姦未成毆傷本婦越數日身死之例擬斬監候茲該犯跑走數日始行潛回因賈氏頂嘴生氣毆傷致斃是賈氏



之被翁毆死實由頂撞所致衅雖因調姦而起殺則與姦情無涉不得謂恩義已絕概同凡論核與吳華三遣怒謀殺子婦者情節更輕按律止應以毆殺子婦問擬滿徒惟該犯既經調姦子媳未成應卽從重擬流卽因其始則圖姦繼復以媳頂撞輒行毆斃亦不過於流罪上加等擬軍未便卽照凡鬪擬以縲首該省既稱劉騰位調姦子媳應同凡論復又以毆傷致死實肇端于是日之頂撞將劉騰位依凡人鬪殺律擬絞監候聲叙既屬兩岐引斷亦未允協且恐該犯於潛回之後復有圖姦不遂將其毆傷致死情事案情既未確實罪名更關出入應令另行審明按律妥擬具題



調姦戲義媳被媳咬傷依比引律翁依姦律減一  
等義媳比例勿論

道光八年江西司審辦王建得憑中將陳世芳之子  
寶兒繼爲義子爲之娶妻王氏嗣建得酒醉捏稱口  
喝令王氏倒茶隨拉住王氏手腕自將中衣脫下求  
姦王氏不允王建得將其項頸撲抱王氏情急彎身  
咬傷王建得莖物建得負痛鬆手王氏告知寶兒具  
控送部查調姦義子之婦及拒姦毆傷義翁律例均  
無治罪明文惟比引律內姦義子婦比照姦總麻以





上親擬徒若將調姦義子之婦亦比照調姦總麻以上親例擬以滿徒又與已成姦者罪名漫無區別自應比附量減至拒姦毆傷義翁與毆傷親翁不同例內子婦拒姦咬傷親翁尙止應依律問擬奏請釋放其義翁調姦之罪既得以親情稍殺量從寬減則拒姦毆傷之罪自應予以勿論以昭平允該司將王建得比依姦義子婦滿徒律上量減一等擬徒二年半王氏照凡人毆傷調姦罪人例勿論均屬允協應請照辦

養媳拒姦傷翁不得率減應依律擬斬援案奏請其父毆死其翁應照擅殺俟秋審核辦

嘉慶二十二年吉和將軍咨李鳳兒許配趙勇爲妻過門童養未婚其翁趙愷洪先向李鳳兒調戲圖姦李鳳兒哭喊經祖翁趙倫等勸慰而息嗣趙愷洪賁夜赤身復向調戲並拉其手李鳳兒喊叫援鍼向其下身刺扎致傷莖物李鳳兒連夜奔回母家向父李榮財哭訴趙愷洪尾至稱係誣賴奔欲向毆李榮財不依趙愷洪即將李榮財髮辮揪住拳毆李榮財情



急用刀戳傷趙幗洪右肋殞命將李榮財依擅殺律擬絞惟趙幗洪於媳拒姦奔回仍復追至欲毆更毆其父猶爲兇橫可否將李榮財依擅殺量減一等擬流抑以死者於深夜追所欲姦之媳徑依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律擬以杖徒至李鳳兒童養未婚名分未定用鍼刺傷未便遽依妻毆夫之父母問擬而聘定童養已久未便經依凡論李鳳兒應請於毆夫之父母斬罪上量減二等擬徒三年仍准照例收贖並聽仍與趙勇婚配咨部核議查夜無故入

人家擅殺之例係指姦盜未明者而言若姦盜已明則有擅殺姦夫竊賊之本例可循至罪人拒捕格殺勿論之律係指死者持杖拒捕者而言若死者並未持杖卽不得以格殺論卽死者蔑倫傷化又復逞兇亦應俟秋審時以情可矜憫分別辦理不得定案時卽聲請量減此案趙幗洪固屬蔑倫傷化李榮財聞女被其圖姦將其戳死正應照有服親屬擅殺圖姦未成罪人擬絞之例定擬該將軍聲請減流及比依夜無故入人家擅殺擬徒之處均與例未符至李鳳



兒雖係重養未婚但明分E定如係逞兇犯尊自應取問如律不得稍從未減今凶拒姦用鍼戳傷已有祖翁証見確鑿自應仍依妻毆夫之父母本律擬斬立決照例奏請如蒙

聖恩免其石罪行令即行釋放其趙勇願否與李鳳兒婚配聽其自便此案由咨改題合併聲明

部寺辨論因姦殺養媳定罪及服制

道光二年山西省李賈氏與賈汰恆通姦被童養未婚媳李喬氏窺破張楊起意將李喬氏致死滅口該撫聲明未便依尋常謀殺子婦定擬第該氏究未抑媳同陷邪淫將李賈氏比照因姦致死子女滅口例係嫡母擬絞監候具題大理寺擬照平人故殺定擬簽商前來查例載尊長故殺卑幼如有與人通姦因媳碍眼抑令同陷邪淫不從商謀致死滅口者俱照平人謀殺之律分別首從擬以斬絞監候此條係乾



隆三十六年十二月奉

諭刑部等議覆河南巡撫何焯審擬林朱氏與林朝富通  
姦商謀買藥毒死伊媳黃氏一本將林朝富照該撫所擬  
定以斬候係屬按律定罪其林朱氏擬發伊犁等處給額  
魯特兵丁爲奴雖比該撫原擬發駐防兵丁爲奴稍爲加  
重而其情節實不足以蔽辜凡故殺子孫定例原以子孫  
先有違犯或因其不肖一時忿激所致是以照律科斷若  
其中有因別事起意致死情節較重已不得復援尋常尊  
卑長幼之律定罪從前是以改擬發遣爲奴成案具在若

林朱氏因與林朝富通姦爲伊媳黃氏撞見始則欲活之  
以塞口見黃氏不從復慮其碍眼商謀藥死其廉恥喪  
處心慘毒姑媳之恩至此已絕不但無長幼名分可言又  
豈可僅照發遣完案俾得覩顏存活使倫常風化之大閑  
罔知懲創而貞堅之烈婦無人抵命含冤地下將明刑彌  
教之謂何嗣後凡遇尊長故犯卑幼案件內有似此等敗  
倫傷化恩義已絕之罪犯縱不致卽行正法亦應照平人  
謀殺之律定擬監候秋審入於情實以儆無巨而照法絕  
著將此通諭中外聞刑衙門知之所有林朱氏一案卽著



三法司照此改擬具題完結欽此恭纂爲例又例載凡姑

謀殺子婦如僅止出言頂撞輒蓄意謀殺情節兇殘

顯著者發伊犁爲奴此條係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奉

此案老王邢氏與小王邢氏分屬姑媳該部核覆照尊長

謀殺卑幼律問擬杖流並不准收贖固屬照例辦理但覈

其情節尙未允協姑之於媳究與親生子女之於父母不

同若平日不遵教訓或有忤逆情形自應管教責處然亦

不得任意凌虐恣行殘忍今小王邢氏因體弱不能工作

尙無大過乃老王邢氏因其出言頂撞蓄意謀殺輒用鹽

滷向灌并用刀擣落門牙兇殘已極若不嚴加懲儆則凡

爲姑者不論其有無忤逆竟恃尊長名分肆意謀殺到官

問擬又得倖邀寬減此風亦不可長老王邢氏罪雖不至

論抵僅問杖流不足蔽辜老王邢氏著改發伊犁給與額

魯特爲奴嗣後如有此等案件卽著照此辦理欽此恭纂

爲例是謀殺子婦之案如係因姦致死滅口必須有

抑令同陷邪淫情事者始照平人謀殺律定擬以儆

淫惡之罪人卽以慰貞堅之烈婦也若係尋常謀殺

之案罪止杖流因其情節兇殘特於本律上加重發



遣究不問擬死罪於懲創兇暴之中仍寓正名定分之  
意至因姦致死滅口祇慮一已之姦情敗露並無  
汚媳塞口之心較之抑媳同陷邪淫者情節爲輕而  
衅起因姦又未便僅照尋常謀殺情節兇殘之例問  
擬發遣夫姑之於媳因無屬毛離裏之愛而子與媳  
服制同屬三年則姑與母名分正復相等例無姦婦  
殺死伊媳滅口作何治罪明文向俱比照母因姦致  
死子女滅口例問擬死罪入於緩決永遠監禁此案  
核與向來奏准例案相符是可照復惟疏內所稱入

於秋審辦理毋庸永遠監禁之處與歷來成案兩岐  
經本部改爲照例入於緩決永遠監禁係照成案辦  
理查林朱氏之案因有抑媳同陷邪淫情事故照謀  
殺平人律改議老王邢氏之案係尋常謀殺子婦情  
節兇殘故於杖流本罪上加重發遣今李賈氏係因  
姦致死子媳滅口既非抑媳同陷邪淫又非尋常謀  
殺子婦核與二案情罪輕重均不相符若如  
貴寺所商將李賈氏照平人故殺定擬則與抑媳同  
陷邪淫者無所區別勢又不能將抑媳同陷邪淫之



案於例外加重問擬立決轉較平人爲重所有李賈氏仍應循照歷來成案比照母因姦致死子女滅口例問擬死罪入於緩決永遠監禁以昭情法之平惟向來各省有比照嫡母問擬絞候入於緩決永遠監禁者有比照繼母問擬斬候入於緩決永遠監禁者雖同一緩決永遠監禁而罪名究未畫一本部公同酌議嗣後因姦致死伊媳滅口之案係親姑嫡姑卽比照嫡母例擬絞監候入於秋審緩決永遠監禁如係繼姑卽比照繼母例擬斬監候入於秋審緩決永遠監禁本部業於本案李賈氏題稿內聲請通行各省畫一辦理相應查明例案浴覆並將李賈氏原稿仍送

貴寺會核可也復據簽商不應永遠監禁查例載因姦起意將子女致死滅口者如係親母擬絞監候不論現在有無子嗣入於緩決永遠監禁若係嫡母擬絞監候繼母嗣母擬斬監候查明其夫只此一子致令絕嗣者俱入於秋審情實若未致絕嗣者入於緩決永遠監禁此係嘉慶四年本部酌核奏定於六年



纂入例冊原以嫡母繼母嗣母因姦謀殺其子致令  
絕嗣卽屬得罪於祖宗實抵固所應得如尙未絕嗣  
則猶有一線可原是以仍擬緩決至因姦謀殺媳婦  
六年定例未有明文惟檢查六年以後成案俱係比  
照因姦殺死子女滅口例問擬斬絞監後秋審時以  
該犯婦並無抑媳同陷邪淫情事而殺死伊媳不致  
絕嗣俱入於緩決永遠監禁歷係比照辦理俱有成  
案可查至童養媳之名雖於古未聞其俗不知始自  
何時惟受聘未婚業已就養夫家則名分已定未有  
身在夫家猶以在室論而服制不從夫者向來辦理  
童養媳與夫家母家殺傷之案俱照已婚妻科斷從  
無歧異檢查嘉慶二十四年四川省李陳氏犯姦被  
年甫十四之童養媳李宋氏窺破陳氏羞忿用竹片  
毆傷其右臂膊右腿又用紡花鐵錠戳傷其右手背  
復將其兩股膊骨節擗脫後用布帶套住項頸用刀  
拉勒斃命卽係比照繼母例擬斬監候秋審時入于  
緩決永遠監禁是姑媳比照母子而童養媳與已成  
婚之媳一例定罪成案具在非創論也



貴寺簽內所云父母故殺子孫非違犯教令者徒一  
年嫡繼慈養母殺者加一等亦止徒一年半而姑謀  
殺子媳者殺伊初爲奴此姑媳不能比於母子之証  
等語查律稱加者不入於死且以姑故殺媳止加等  
擬流仍得收贖至尋常謀殺之案依故殺法擬流亦  
准收贖惟謀殺而情節兇殘顯著者始實發爲奴究  
不以之擬抵一則以名分所在一則以加不至死故  
也至姑媳與母子罪名輕重更有難於比較者律稱  
非理毆殺子孫之婦止徒三年故殺亦止流二千里  
仍准收贖而嫡繼慈養母非理毆殺子女如伊夫現  
無子嗣卽擬絞監候故殺之繼母仍按情實相提並  
論此又熟重熟輕乎可知姑致斃子媳之案以得罪  
祖宗爲重而以致斃子媳爲輕未便以徒流加重之  
文遂將例應緩決之尊長改從凡論令其之生而之  
之死也又

貴寺所云服制三年乃姑媳之常禮今李賈氏身犯  
邪淫義與夫絕則在喬氏之夫且不得以爲母而喬  
氏安得復以爲姑且喬氏尙係童養之媳爲姑三年



於古未聞現在

大清會典通禮及禮刑兩部服圖均所不載揆之禮經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不杖不菲不次婦歸壻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夫已婚未廟見猶曰未成婦則童養未婚之媳其未成婦可知蓋女子既嫁則爲其父母期未婚則於父母之服不降其於姑不應遂服三年等語查婦人身犯邪淫已干七出自絕於夫卽自絕於子然子無出母之理卽無絕母之義凱風不怨孟子稱之蓋處人倫之變始

知孝子之難喬氏之夫不得以爲母之言似非篤論又禮經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附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壻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壻也鄭康成注云壻雖不備喪猶爲之服齊衰孔穎達正義曰其女之父母則爲降服大功以具在室婦爲之服齊衰期非無主也伏讀

欽定三禮義疏案曰此未廟見而死歸壻於母氏之黨謂舅姑皆沒者耳婦之附廟舅主之也若舅姑皆沒而又未三月未從於祭是舅姑以上皆不知此婦也故



不附小不得已焉耳

御案直揭經義昭如日星夫以舅姑在堂童養之媳比例  
舅姑已歿未廟見之婦似屬不倫且鄭注孔疏於廟  
見之婦有壻服齊衰期父母降服大功之文則雖翁  
姑已沒而三年之名義自在又禮經曾子問曰親迎  
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婦改服深衣  
縗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反孔穎達正  
義曰女子在室爲父三年今既在塗非復在室故爲  
親服期夫親迎在塗之婦爲親服期則爲舅姑三年  
可知而童養媳久在舅姑之室則義重於在塗之婦  
其爲舅姑服屬三年更可類推

貴寺又云乾隆七年安民燒烙婢女案內刑部議奏  
以有關名分之命案有殘毒異常出乎情理之外者  
應從重定擬聲明請

旨五十三年徐二姐與陳七通姦勒死幼婢一案奉

旨徐二姐改爲絞決嗣後遇有姦淫起衅任意兇殘婢女年  
在十五歲以下者俱照此辦理欽此今賈氏用鐵通條烙  
死年甫十四之喬氏皆應與尋常故殺殊科等語查



乾隆七年本部核議安民原奏內稱婦人殺人若非律應擬抵之案皆屬名分攸關如尊長致死卑幼之類業因名分而貸其生若仍拘繫公庭令皂役推按敲撲露體傷肌其事更屬難堪仍應照定例收贖但查有關名分之命案其毆與謀故不同謀故之中情又不一如實係殘毒異常出乎情理之外者應令問刑衙門將所犯案情依例辦理其不足蔽辜之處從重定擬聲明候

旨遵行奏准在案其時母姑殺死子媳均係照例擬以徒流並無實發伊犁及斬絞各專條遇有謀故殺殘毒異常之案若全予收贖未免過輕是以酌量案情加重定擬迨三十七年於姑抑媳同陷邪淫致死滅口則有以凡人論之例四十八年於姑謀殺媳兇殘顯著則有發伊犁之例五十六年於母因姦殺子滅口則有分別斬絞之例業經節次增加勢難再議加重且嘉慶四年欽奉

諭嗣後問刑衙門俱應確遵憲典專引本律不得於律外又稱不足蔽辜及從重字樣欽此恭纂爲例嘉慶六年以



後因姦殺媳滅口成案比照母子入於秋審緩決者不一而足俱係題奏奉

旨准行自應欽遵畫一辦理未便照乾隆七年原奏并不足蔽辜從重字樣致與現行例案不符至徐二姐致死婢女素捐之案查素捐係徐二姐之父白契所買婢女尋常故殺按律卽應擬絞而因姦致死幼婢又係秋審必入情實之案故加重問擬立決今賈氏若因他事故殺喬氏按律只應擬流謀殺卽情節兇殘亦止擬遣與故殺白契婢女應擬絞抵者罪名生死各別卽名分亦輕重懸殊業已衅起姦情問擬絞候未便隨事逐節加重且謀殺十五歲以下幼婢係屬專例並非通例若執此推廣則凡因姦因盜謀故殺平人之案死者年在十五歲以下俱當問擬立決恐非持平之道至謀故殺之案情節兇殘者爲多以凡論者並無加重之文况四川省李陳氏被年甫十四之童養媳宋氏窺破姦情並未張揚而陳氏用竹片鐵錠迭毆多傷又擗腕兩股膊骨節猶恐其不死復用力勒斃以死者年歲論則與現案同一十四也以



情節論則與現案同一兇殘也以姑媳名分論則與現案同一童養也陳氏既照例入于緩決永遠監禁則賈氏自當畫一辦理未便兩岐致有生死出入貴寺又云定例二罪並發從重科斷林朱氏自以因姦殺媳滅口爲重罪抑媳同陷邪淫爲輕罪假令抑媳同陷邪淫而不繼以謀死則朱氏必無死罪乾隆二十七年趙氏與徐可鳳通姦因媳任氏碍眼囑令徐可鳳並姦致任氏投井身死其時並不將趙氏問抵以慰烈婦貞魂則以死由自盡也然則林朱氏仍

以殺媳滅口爲重罪等語查名例二罪俱發從重論係二罪各爲一事如一犯姦一犯盜若盜之罪重於姦則從重以盜論同一犯姦一係縱姦一非縱姦則從重以軍民相姦論斷無以一事一例一罪之內分輕重之理卽如罪人拒捕殺人律應斬侯而搶奪拒捕殺人卽應斬決能以搶奪爲輕罪乎例內似此甚多不可枚舉况本例載明因媳碍眼抑令同陷邪淫不從商謀致死滅口是抑媳同陷邪淫正其致死之所因名例中犯罪自首得免所因爲輕罪也且林朱



氏案內

聖訓煌煌原以堅貞之烈婦無人抵命故將林朱氏照平人謀殺例以爲倫常風化之大關復查嘉慶二十一年仁宗睿皇帝於王李氏令姦夫郎復興向伊媳香兒圖姦香兒羞忿自盡一案因王李氏律不應抵特將郎復興改爲絞抵以慰烈婦經本部恭纂爲例

兩聖先後同揆若合符節至二十七年徐可鳳舊案與新例不符未便援照

貴寺又云現行例因姦致死子女滅口親母絞候永遠監禁嫡母絞候繼母嗣母斬候致絕嗣者入于秋審情實未絕嗣者永遠監禁若因姦殺媳者皆得永遠監禁與親母無異一體通行則此等淫惡之婦皆得有恃無恐更復何所不爲且媳並非其姑所生皆屬義合親姑嫡姑繼姑有何區別定例與乞養相同毆至篤疾卽應義絕豈得一例以姑比母者著於明條等語查嫡母嗣母尙待秋審時分別實緩者原以是否絕嗣爲斷至致死媳婦本無絕嗣之理向俱入於緩決永遠監禁若原題仍聲明入於秋審分別辦



理則至秋審時又有何分別豈非具文是以近年各省題本卽聲明入於緩決永遠監禁本部照覆至永遠監禁之犯婦終身囚繫囹圄雖遇常赦不准減等揆其情狀真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勢以懲淫惡之婦似亦不致有恃無恐無所不爲又婦人從夫夫之於母既有親嫡繼之分則媳之於姑自應亦爲區別且斬絞罪名亦可畫一不致紛歧至律稱姑毆媳至篤疾卽令媳回母家姑止杖九十收贖推原律義以姑毆媳至篤疾則仇隙已成不准離異恐轉啟殘殺之端若謂毆主馬疾卽已義絕則姑媳應同凡論何以律止擬杖且叅觀夫毆妻折傷以上如不願離異者驗非收贖仍聽完聚律文則姑毆媳至篤疾如不願離異者亦當聽其完聚更可隅反總之本部辦理刑名均依律例而定罪凡用新頒律例則仍以最後之例爲准至律例所未備則詳查近年成案仿照辦理若成案所無始比律加減定擬所有姑因姦殺死子婦滅口之案向俱照母子之例入於緩決永遠監禁現在李賈氏一案核與二十二年四川省李陳



言中奏  
九三十一  
氏之案情節相符以應書一辦理未便平空加重相  
應將李賈氏原揭送回  
貴寺詳核會題可也

毆殺父母之犯審明一面正法一面具奏

道光三年安徽司擬奏查例載審辦逆倫重案如距  
省在三百里以內無江河阻隔者於審明後卽恭請  
王命委員會同該地方官押赴犯事地方正法距省在三  
百里以外者卽在省垣正法仍將首絞解回犯事地  
方示衆是子孫毆死祖父母父母例內已有恭請  
王命正法之語至瘋病殺人之犯雖由瘋發無知然所殺  
係祖父母父母則倫紀攸關迥非常人可比執法者  
亦未便因其瘋發無知卽令日久稽誅必俟奏明後



言中 卷之三十一  
方加刑戮設本犯于未奉

旨之先在監病斃不得明正典刑殊非所以重倫常而懲  
梟獍應請嗣後除子孫毆傷誤傷誤殺及過失殺祖  
父母父母仍各照定例奏明辦理外其毆殺祖父母  
父母之案無論是否因瘋悉照本律問擬一面恭請  
王命卽行正法一面恭摺具奏庶逆倫重犯不致久稽顯  
戮而辦理亦無歧誤恭候

命下臣部通行各督撫將軍都統府尹遵照畫一辦理





